

文
誦

用此教科書程度太易

紹興府學堂教科書
光緒壬寅正月依馬
氏原書排印本鐫木

序

昔古聖開物成務廢結繩而造書契於是文字興焉夫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形也聲也閱世遞變而相沿訛謬至不可殫極上古渺矣漢承秦火鄭許輩起務究元本而小學廼權輿焉自漢而降小學旁分各有專門歐陽永叔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許慎作說文於是

有偏旁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於是有字書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吳敬甫分三家一曰體制二曰訓詁三曰音韻胡元瑞則謂小學一端門徑十數有博於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統類而要刪之不外

訓詁音韻字書三者之學而已三者之學至我

朝始稱大

備凡詁釋之難點畫之細音韻之微靡不詳稽旁證求其至當
然其得失異同匪庸與嗜奇者又往往互相主奴聚訟紛紜莫
衷一是則以字形字聲閱世而不能不變今欲於屢變之後以
返求天未變之先難矣蓋所以證其未變之形與聲者第據此
已變者耳藉令沿源討流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
之訛一畫之誤已耳殊不知古先造字點畫音韻千變萬化其
賦以形而命以聲者原無不變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聲其聲
以神其形聲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貫乎其中歷千古而無或
少變蓋形與聲之最易變者就每字言之而形聲變而猶有不

變者就集字成句言之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
曰有序曰有章即此有形有聲之字施之於用各得其宜而著
爲文者也傳曰物相雜謂之文釋名謂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
集衆字以成詞誼如錦繡然也今字形字聲之最易變者則載
籍極博轉使學者無所適從矣而會集衆字以成文其道終不
變者則古無傳焉士生今日而不讀書爲文章則已士生今日
而讀書爲文章將發古人之所未發而又與學者以易知易能
其道奚從哉學記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其
疏云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絕也通雅引作離經辨句謂
麗于六經使時習之先辨其句讀也徐邈音豆皇甫茂正云讀

書未知句度下視服杜度卽讀所謂句心也然則古人小學必先講解經理斷絕句讀也明矣夫知所以斷絕句讀必先知所以集字成句成讀之義劉氏文心雕龍云夫人之立言因字生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顧振本知一之故劉氏亦未有發明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書聽其終日伊吾及少長也則爲之師者就書衍說至於逐字之部分類別與夫字與字相配成句之義且同一字也有弁於句首者有殿於句尾者以及句讀先後參差之所以然塾師固昧然也而一二經師自命與攻乎古文詞者語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

而明之耳未可以言傳也噫噉此豈非循其當然而不求其所
以然之蔽也哉後生學者將何考藝而問道焉上稽經史旁及
諸子百家下至志書小說凡措字遣辭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
以示今而傳後者博引相參要皆有一成不變之例愚故罔揣
固陋取四書三傳史漢韓文爲歷代文詞升降之宗兼及諸子
語策爲之字櫛句比繁稱博引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窮古
今之簡篇字裏行間渙然冰釋皆有以得其會通輯爲一書名
曰文通部分爲四首正名天下事之可學者各自不同而其承
用之名亦各有主義而不能相混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
以准皆各及其即若與夫軍中之今司官之式皆自爲條例以

及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鬼谷之裨闔蘇張之縱橫所立之
解均不可移置他書若非預爲詮解標其立義之所在而爲之
界說闢者必洗洋而不知所謂故以正名冠焉次論實字凡字
有義理可解者皆曰實字即其字所有之義而類之或主之或
賓之或先焉或後焉皆隨其義以定其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
得其當次論虛字凡字無義理可解而惟用以助辭氣之不足
者曰虛字劉彥和云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
者剖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虛字所助蓋不外此
三端而以類別之者因是已字類既判而聯字分疆胥有定准
故以論句豆終焉雖然學問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

授受者心營意造然卽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而
劉氏所論之文心蘇轍氏所論之文氣要不難一蹴貫通也余
特怪伊古以來皆以文學有不可授受者在併其可授受者而
不一講焉爰積十餘年之勤求探討以成此編蓋將探夫自有
文字以來至今未宣之秘奧啓其緘滕導後人以先路掛一漏
萬知所不免所望後起有同志者悉心領悟隨時補正以臻美
備則愚十餘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十
九日丹徒馬建忠序

後序

荀卿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夫曰羣者豈惟羣其形乎哉亦曰羣其意耳而所以羣今人之意者則有話所以羣古今人之意者則惟字傳曰形聲相益之謂字夫字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字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濁其變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頂圓方趾散處於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盧祖倉頡而爲左行爲右行爲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羣卽同所祖而世與世相禪則字形之由圓而方由繁而簡字聲之由舌而齒而唇而遞相變羣之勢亦幾於窮且盡矣然而言語不達者極九譯而辭意相通矣形聲或異

者通訓詁而經義孔昭矣蓋所見爲不同者惟此已形已聲之字皆人爲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種之或黃或白或紫或黑之鈞是人也天皆賦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意之所以能達之理則常探討畫革旁行諸國語言之源流若希臘若辣丁之文詞而屬比之見其字別種而句司字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於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則此編之所以成也而或曰吾子之於西學其形而上者性命之精微天人之交際與夫天律人律之淑身淑世以及古今治教之因革下至富國富民之體用縱橫捭闔之權策而度數重化水熱光電製器尙象

之形而下者浩浩乎淵淵乎深者測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
元氣細者入無間既無不目寓而心識之間嘗徵其用於理財
使事恢恢乎其有餘矣今下關之撫初成上下交困而環而伺
者與國六七岌岌乎識時務者方將孔孟西學葛狗文字也今
吾子不出所學以乘時焉何勞精敝神於人所唾棄者爲是時
不馮唐而子自馮唐也何居曰天下無一非道而文以載之人
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載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
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學以致其
道余觀泰西童子入學循序而進未及志學之年而觀書爲文
無不明習而後視其性之所近肆力於數度格致法律性理諸

學而專精焉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嫻事有用之學計吾國
童年能讀書者固少讀書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時爲文而
以其餘年講道明理以備他日之用者蓋萬無一焉夫華文之
點畫結構視西學之切音雖難而華文之字法句法視西文之
部分類別且可以先後倒置以達其意度波瀾者則易西文本
難也而易學如彼華文本易也而難學如此者則以西文有一
定之規矩學者可循序漸進而知所止境華文經籍雖亦有規
矩隱寓其中特無有爲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結纏而後積四
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
文而道無由載理不暇明以與夫達道明理者之西人相角逐

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而後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學文焉其成就之速必無遜於西人然後及其年力富強之時以學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國之書籍其理道可知將由是而求西文所載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難精求而會通焉則是書也不特可羣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將舉夫字下之凡以口舌點畫以達其心中之意者將大羣焉夫如是胥吾京陔億兆之人民而羣其材力羣其心思以求夫實用而後能自羣不爲他羣所羣則爲此書者正可謂識當時之務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丹徒馬建忠又序

例言

是書本旨專論句讀而句讀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讀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從其類類別而後進論夫句讀焉夫字類與句讀古書無論及者故字類與字在句讀所居先後之處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語曰必也正名乎是書所論者三首正名次字類次句讀

古經籍歷數千年傳誦至今其字句渾然初無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書迭見者有他書互見者是宜博引旁證互相比擬因其當然以進求其所同所異之所以然而後著爲典則義類昭然但其間不無得失所望後之同志匡其不

速傳臻美備

此書在泰西名爲葛郎瑪，葛郎瑪者，音原希臘，訓曰字式，猶云學文之程式也。各國皆有本國之葛郎瑪，大旨相似，所異者音韻與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學切音，而後授以葛郎瑪，凡字之分類，與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於此無不文從字順，而後進學格致數度，旁及輿圖史乘，綽有餘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此書係仿葛郎瑪而作，後先次序，皆有定程，觀是書者，稍一凌躐，必至無從領悟。如能自始至終，循序漸進，將逐條詳加體味，不惟執筆學中國古文詞，卽有左宜右宜之妙，其於學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視自來學西文者，蓋事半功倍矣。

構文之道不外虛實兩字。實字其體骨，虛字其神情也。而經傳中實字易訓，虛字難釋。顏氏家訓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獨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經傳之詞氣，最爲近似。然亦時有結鑄爲病者。至以虛實之字措諸句讀間，凡操筆爲文者皆知其當然，而其當然之所以然，雖經師通儒亦有所不知。間嘗謂孟子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兩句中之其兩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兩句之法相似，何爲之焉。二字變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兩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變。凡此之類，曾以叩攻小學者，則皆知其如是而卒不知其所以。